

陣綫報

語錄

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過加強團結、堅持鬥爭，才能取得勝利。

山河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422期

21-2-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分

堅決反對壓榨人民血汗

為壟斷財團服務的“巴士交通制度大改組”

李光耀傀儡政權的偽“交通部長”楊玉麟，在二月十五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布，澳洲“專家”所擬訂的“星加坡公共巴士交通制度研究報告書”，並宣布從四月十一日起，星島的巴士交通制度，將實行大改組。

這是李光耀傀儡政權為壟斷財團進一步榨取馬來亞人民血汗的惡毒計謀，是反人民、反革命的黑貨。

楊玉麟傀儡洋洋得意，誇耀“將為巴士搭客帶來更大的方便”、“使到巴士交通更加快捷”。這是無恥的濫言，妄圖誤導人民，為它們出賣國家、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行徑辯護。

作為“巴士交通制度大改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將十家華人巴士公司併成三家巴士公司，而與外國壟斷集團操縱的“新加坡電車有限公司”成為四家壟斷星島巴士公共交通的大財團。澳洲“專家”威爾遜在所請“研究報告書”中提出：“很明顯的，‘我國’巴士服務目前效率所以會差的許多原因之一，便是我們一共有十一間巴士公司川行171條路線。路線的重覆使費用增加，同時，使巴士搭客蒙受不便和浪費時間。無疑的，這項問題的理想解決方案當然是將所有巴士公司合併成單一組織，由單一業主所擁有，由單一董事會去管理。但是，目前這似乎是一件不大實際的事情。將華人巴士公司合併為三個區域性的集團乃是正確的步驟；因為這將能使巴士服務的改組和未來的發展計劃在更加健全的基礎上進行。……必須在各方面盡力在減少公司的數目，以求達到最終的目標把所有公司合併為單一組織所管理。”這赤裸裸地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改組公共交通制度的目的，在於使外國壟斷財團更有效地壟斷星島的公共交通；反動派取締私人德士（即所謂“霸王車”），也在於方便壟斷財團對公共交通的控制。“威爾遜研究報告書”也提出

“檢討目前巴士車資制度，並且提出有關新制度的建議。”這建議就是“車費劃一，最低一角（路程兩哩或四個站），最高五角（路程十二哩或二十四個站）”；“學童在十八歲以下者，車費一律一角，不計哩程”。這是變相的提高車資！

目前，外國壟斷財團控制的“新加坡電車公司”的車資制度，是從一角至二角半，學生則是從五占到一角。新制度下的車資，無形中就增加了一倍。至於華人巴士公司的收費，目前則是從五占開始，依每哩站而遞增，最高至九角；但是，絕大多數路線的收費率都不超過五角。新制度下的收費率，長程車資雖有減低，但短程車資却提高了一倍。實際上，短程搭客是佔巴士搭客總數八十巴仙以上；這點，威爾遜也不得不承認“長程搭客的數目，只是搭客總數的一小部份而已”。由此可見，這位洋專家只是想方設法來壓榨人民的血汗，絲毫也沒有考慮到人民群眾的利益。對學生來說，新收費率將直接提高他們的車資；因為大多數的學生，都住在離校不及二哩的範圍內，目前他們單程車資都是五占錢，而從四月十一日起，他們就要多付一倍的車資了！因此，改組公共交通制度是全面提高車資收費率。

根據一九六九年統計資料所估計，威爾遜供認，新車資收費率將使華人巴士公司的收入，由一九六九年的二千八百九十萬元，提高至三千二百八十萬零一千元，增加三百九十萬零一千元；而電車公司收入，則會由一九六九年的一千八百零九萬五千元，降低至一千七百三

十六萬三千元，減少七十三萬二千元。兩者合計，巴士公司的收入將增加三百一十六萬九千元。這些數目字估計，並未把傀儡政權迫害私人德士（即所謂“霸王車”）后車資收入增加額包括在內。因為“消除霸王車活動應能導致巴士搭客以及巴士收入的增加。”這赤裸地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迫害私人德士司機和改組公共交通制度的真正目的，是幫助壟斷財團進一步壓榨馬來亞人民的血汗；事實證明，李光耀傀儡集團是迫害馬來亞人民的兇手！

在“改組”下的巴士公共交通制度，增闢許多川行“工業區”（尤其是裕廊工業區）至各區的新路線。這些新路線的開闢，是為着配合“工業區”的壟斷財團解決生產力缺乏的難題（因為“工業區”太遠，交通不便，工資又低廉，市區的工人多不願到“工業區”去賣命），方便這些外國工業壟斷財團對工人的進一步壓榨。

在原有十家華人巴士公司中，有七家公司的工友代表權，已先后被黃色工會所篡奪。李光耀傀儡集團將十家華人巴士公司合併成三家，也將進一步破壞原有巴士公司的工人組織，幫助黃色工會直接篡奪工友代表權。

這十家華人巴士公司的待遇是不相等的。在強制“合併”下，巴

（轉入第十二版）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68天！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輪船和血債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三日廣播】本世紀四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我國人民一大筆血債。

爲了向日本帝國主義討還血債，各民族人民特別是受害最大的華族群衆展開了鬥爭，在華族群衆的壓力之下，馬華商聯會不得不在1963年通過決議，要求日本反動政府，賠償一億三千萬元。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這個數目抵償不了幾十萬死難同胞的損失。但是，日本反動派却採取了蠻橫的態度，它們對華商聯會的要求置之不理，同時又勾結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拉攏馬華商聯會的某些人，特別是以陳東海、李潤添等馬華公會主要頭目爲代表的與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日本壟斷財團有特殊關係的大買辦資本家，破壞人民群衆討還血債的鬥爭。

經過三年多幕后活動之後，日本反動派和傀儡集團以及一小撮華族敗類，做成了醜惡的祕密交易，這就是日本反動派幫助買辦官僚資本家建立輪船公司，並“贈送”兩千五百萬元給買辦官僚資本家向日本購買兩艘價值只有一千兩百萬元的輪船，條件是傀儡集團保證不許馬來亞人民追討血債。這一切部署妥當之後，拉赫曼就在1967年5月23日，帶着陳東海和李潤添，到東京叩見佐藤，演出了所謂“談判”賠償血債的鬧劇。其實，所謂“談判”是假的，拉赫曼在離開吉隆坡的時候，就作了表白說：“在亞洲充滿緊張的今天，我們不能因爲好多年前的事情，而給人家追討麻煩。所以，我不是前往日本追討血債或戰爭賠償的，日本是不會付出一億三千萬元賠款的，我相信，這個要求直到我死了也是不會解決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日本協助我們設立國家輪船公司。”

由於協議早已祕密達成，所以拉赫曼和佐藤在5月26日發表的聯合公報中聲稱，傀儡集團接受了日本反動派兩千五百萬元的“親善贈款”，以便購買兩艘輪船。拉赫曼感謝日本的“親善”表現，認爲這是滿意的解決，它將消除上次戰爭的不愉快記憶。代表馬華商聯會的馬華公會的頭目——陳東海和李潤添，對日本的這種所謂“賠償”感激不銘。從陳東海和李潤添在東京扮演的角色中，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陳東海未赴東京之前，同意馬華商聯會抵制日本貨的決定，原來是一個遮眼法。

6月5日，拉赫曼從東京一回到吉隆坡，就替日本反動派辯解說：“馬華商聯會要求一億多元賠償，但是日本辛苦賺來的錢，豈能輕

易拿出去。”他要人民忘掉過去，要馬華商聯會不要對血債問題多作爭論，並且說，陳東海和李潤添已經接受他的勸告。

6月10日，傀儡內閣批准拉赫曼和佐藤達成的協議。這個協議還規定：“馬來西亞保證今后不再提出賠償的要求”。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作賊心虛，覺得這個規定太過露骨，因此耍了一個花招，把它改成“血債問題已作了完全和最後解決，希望馬來西亞人民感到滿意和愉快”。傀儡集團企圖勾銷日本帝國主義欠下的血債，這是白日作夢。

面對着廣大群衆的憤慨，拉赫曼又在同年8月16日發出了無恥的威脅，說什麼“華人要求的更多的東西我不理，這不是戰爭賠償，而是日本人民對戰爭時期的行爲的一種贖罪。賠償的是英國統治時期已經結束了，現在隔了這麼久，我們很難提出要求”……等等，爲了討好日本反動派，拉赫曼和日本駐吉隆坡大使在佐藤訪問馬來亞前夕——9月21日，分別代表傀儡集團和日本反動派，在協議上正式簽字。在簽字儀式上，拉赫曼厚顏無恥地吹捧日本反動派，給了慷慨的貢獻；叫喊什麼“從此展開了有利於合作的新時代”。馬華商聯會的一些人，特別是剛從東京回來的陳東海、李潤添以及雪蘭莪華人商聯會的頭子，立刻按照他們的主子的意旨，對馬華商聯會的廣大會員，又是威脅、又是拉攏，在他們的策劃下，各州華人商會一小撮頭目，在1967年7月3日舉行了所謂“董事會議”，背棄了自己投票贊成過的決定，反對抵制日本貨，接受了兩艘輪船作爲“賠償”。

李潤添這個僞上議院議員在會上替他和他的同伙出賣華人利益的罪行辯解，他胡說什麼“拉赫曼是偉大政治家，也是一國之尊，如果

反對東姑的觀點，就等於不給他面子，也是對他不敬。”可見，陳東海、李潤添等這一伙身兼馬華公會要職的馬華商聯會主要頭目所尊敬的不是成千上萬被日本侵略軍殺害的同胞，而是當年出賣民族、出賣國家，充當日本侵略軍爪牙的拉赫曼。這豈不證明，這一伙毫無華人骨氣的敗類的手上，也沾染了死難同胞的鮮血了嗎？陳東海、李潤添之流，不但非常熱愛這一條大走狗拉赫曼，還對日本軍國主義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請聽他們堅決反對抵制日本貨的所謂“理由”，李潤添說：“抵制日本貨不一定成功，因爲一來其他商會不一定支持我們；二來亞洲目前充滿緊張；三來如果要發動工人和商店抵制，可能被第三方面勢力所利用，引起混亂。”我們要警告這一伙敗類，小心你們的腦袋！你們的下場絕不會比當年日本侵略軍在雪蘭莪的大走狗黃廷三更好。

拉赫曼串通馬華商聯會一小撮人，出賣人民利益的罪惡勾當，激起了群衆的無比憤慨。馬華商聯會又在同年7月19日，被迫召開特別代表大會，討論向日本反動派追討血債的問題，陳東海借故出國不敢出席會議，李潤添當了替死鬼，在會議上受到絕大多數代表的抨擊。但是，由於馬華商聯會的大權操縱在一小撮與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大買辦資本家手里，所以，廣大會員的意見受到了壓制，會議所決定：寫信給拉赫曼，“希望拉赫曼協助爭取適當賠償”，但是，會議就連什麼時候寫信給拉赫曼的問題也沒有決定，就這樣不了了之。這就說明，馬華商聯會的一小撮人，強奸民意，充當日本軍國主義和傀儡集團的幫兇。

這兩艘日本輪船不但標誌着對我國人民的污辱，也是傀儡集團和一小撮華族大買辦資產階級出賣人民利益的物証。我國人民決不饒過這一伙帝國主義走狗，我們一定要向日本軍國主義討還血債！



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 粉碎美帝新的戰爭冒險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日廣播】最近，美帝國主義極端瘋狂地強化和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一月廿九日，美國國務卿羅傑斯公然叫嚷：“美國將在印度支那沒有限制地使用最大限量的空中力量”，而且宣稱：“不排除採取其他

行動的任何可能性”。美國空軍對老撾下寮地區，連續幾天進行晝夜不停的轟炸。與此同時，南越僞軍和泰國傀儡軍大舉入侵老撾南部地區。泰國報刊還揭露：尼克松政府企圖在侵略印度支那戰爭中，使用

(轉入第十版)



李光耀集團爲日閹招魂

馬黎

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御用機構所謂「旅遊促進局」決定爲日本法西斯戰犯山下奉文塑造臘人像的可恥意圖，連日來遭到了我國各族廣大群眾的嚴厲譴責。

群眾紛紛責問：「旅遊促進局」的老爺們究竟在幹什麼？

群眾憤怒聲討：李光耀傀儡集團認賊作父，爲屠殺我萬千同胞的罪魁樹碑立傳，罪該萬死！

群眾鄭重提出警告：決不允許反動當局歪曲歷史、污辱我英雄的各民族人民！

群眾紛紛提出建議：設立歷史文物館，爲抗日英雄們樹碑立傳供後人永世追念；恢復日閹憲兵部的真面貌，讓各民族人民牢記階級仇民族恨，對侵略者永抱戒心；展示漢奸、走狗的可恥下場，讓它遺臭萬年……

……詩評，聽者藐藐。作爲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李光耀傀儡集團賣國求榮，引狼入室，在反共、反人民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它們非但聽不進半句人民大眾的仗義直言，而且竟然發表聲明，宣稱它們不僅在一個地方而是準備在多處設立類似的長敵人威風、滅人民志氣的所謂紀念館。這伙趨勢附炎的賣國賊集團，真是狂妄到了極點。

誠然，要我國各民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李光耀集團的反動本質和污濁靈魂決定了它們的可恥言行。它們對於日本反動派的友善和勾結，隨着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已經日益密切了。

李光耀集團網開一面，讓日本壟斷財團帶着陰險用心大舉滲入星島。如今，日製戰爭物資源源不斷由星島的港口運往印度支那供美帝國開關的侵略戰場應急；美帝侵略軍及其幫兇軍的創傷戰艦正一艘艘拉入星島的日本船塢修整；昔日日本蝗軍殺害我萬千同胞的殺人港——裕廊河——如今日日夜夜飄揚着大日本的膏藥旗……真是怵目驚心！

無怪好些久居裕廊、歷盡風霜的老前輩要感慨地對年輕人告誡說：「日本鬼子陰魂不散呀！他們正在借屍返魂，看情形你們這一代人又難避厄運。」

日本鬼子的陰魂確實沒有散盡，李光耀集團這伙民族敗類正在爲他們招魂呢：——

本月初，日本在星設立的大使館不是假借「美術展覽」之名，在「星加坡國家圖書館」等地公然放映宣揚武士道精神的影片，在大喊「天皇萬歲」嗎？星加坡國賓戲院不是連續了一兩個月在放映「虎！虎！虎！」這齣宣揚軍國主義的影片嗎？星加坡偽武裝部隊的月刊《國鋒報》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出

版的第二卷第十一期上，刊出了刻劃三島由紀夫活該地剖腹自殺的形象的宣傳漫畫（一個星加坡僱軍士兵，一手拿槍，一手高持匕首，在所謂「星加坡共和國」的旗幟下，俯首注視赤膊的腹部，口中念念有詞，作企圖剖腹自殺狀。宣傳畫的口號是：愛國精神之最高表現！）不是公然在僱軍中灌輸武士道的精神嗎？星加坡電視台不是在放映「蘇州之夜」影片，大唱「支那之夜」，爲日本蝗軍歌功頌德嗎？……所有這一切，在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並且正在蠢蠢欲動企圖重溫「大東亞共榮圈」迷夢的此刻出現，難道不是懷有不可告人的惡心嗎？

李光耀集團仗着其帝國主義主子的勢力，伙同拉克集團在整個馬來亞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對我國各民族人民犯下了不容饒恕的滔天罪行，是我國各民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敵。它們願充當帝國主義侵

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馬前卒，準備爲其主子殉葬，這是它們自個兒的事。但是，我們決不容許它們賣國求榮、引狼入室、爲虎作倀，企圖讓群魔重新踐踏我祖國、蹂躪我同胞的卑鄙行徑得逞。在美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印支侵略戰爭的今天，在日本反動派狂妄叫囂「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必須派軍隊去保護」的嚴厲時刻，我國各民族人民豈能麻木大意！

我國各民族人民牢記毛主席關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必須提高警惕，隨時準備着用革命戰爭打敗一切侵略者」的偉大教導，在光榮、正確的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要在反對帝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國內反動派的鬥爭中，取得輝煌的勝利！

李光耀集團爲法西斯戰犯樹碑立傳，替日閹招魂的罪惡行徑，除了赤裸裸地暴露它們是一伙與人民爲敵的民族敗類，而且正好向世人揭示，作爲十惡不赦的罪魁禍首，它們即將與山下奉文之流幽會於絞刑台下，將與山下奉文之流齊名史冊而遺臭萬代。

綜
合
報
導

世界人民反美鬥爭如火如荼地展開

美帝國主義擴大印支侵略戰爭，把戰火引入老撾，威脅東南亞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譴責。

正月三十一日，大約一萬名日本工人在美帝國主義設有海軍基地的橫須賀和佐世保，同時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譴責美帝國主義加緊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反對美日反動派加緊軍事勾結，並且要求撤除美軍基地。二月六日下午，東京的一千多市民也舉行集會和示威遊行，抗議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並譴責佐藤反動政府參與尼克松政府侵略印度支那的勾當，表示要同佐藤反動政權進行堅決鬥爭。

二月十日，數萬名美國青年在華盛頓、紐約、底特律、西雅圖、克里夫蘭市、安亞伯市和伯克里市等地，舉行龐大的遊行示威，抗議美帝國主義和南越傀儡軍侵入老撾，擴大印支侵略戰爭。示威群眾高舉反戰標語牌，揮舞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和巴特寮的旗幟，沿途高喊「毛主席萬歲！」「勝利屬於巴特寮！」等口號，表示美國人民對好戰狂的帝國主義的無比憤怒。

二月十一日，成千上萬名的法國青年，也在巴黎舉行盛大的遊行示威，抗議美帝國主義擴大印支侵略戰爭。他們高舉紅旗，高喊「胡

志明！」口號。在遊行示威中，法共修正主義份子出來破壞，而引起一場衝突。但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底指引下，示威群眾突破牛鬼蛇神的阻撓，勝利前進！

二月十四日，在中國的北京、南京、南寧、瀋陽等地區，數十萬軍民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堅決擁護中國政府二月十二日的莊嚴聲明，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二月十五日，上海、昆明、武漢、西安等地區，數十萬軍民也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堅決擁護中國政府二月十二日的莊嚴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入侵老撾，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滔天罪行，決心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履行大后方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鬥爭，直到取得徹底勝利！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帝國主義擴大印支的侵略戰爭，對越南南北方、柬埔寨和老撾，狂轟濫炸，經已引起全世界正義人民的一致譴責，陷入全世界人民反美統一戰綫的包圍中，最終必將被全世界人民完全、徹底、乾淨地消滅掉！



徹底廢除偽憲法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六日廣播〕拉扎克集團一月二十二日，拋出了修改偽憲法的“白皮書”。“五·一三”大屠殺以來，拉扎克集團炮製的黑文件，連這個“白皮書”在內，主要的有三個。“五·一三”騷亂報告書即所謂“五·一三悲劇”是第一個；名為“國家意識”的文件是第二個。如果說“五·一三悲劇”是拉扎克集團推却殺人罪責，為發動新的民族屠殺製造輿論的黑宣言，那麼，“國家意識”就是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強化法西斯專政的黑綱領，而現在的“白皮書”，就是它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徹底推行民族壓迫的黑憲法。

這三個黑文件，是一脈相承的，都貫穿着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文件中所提出的那種極其謬謬，極其反動的論點，就是所有馬來人包括官僚資本家、封建貴族和地主都是窮光蛋，而所有華人和印度人包括工農勞動者却都是有錢佬；而馬來人的貧窮不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而是華人和印度人的野心造成的。因此，馬來人“必須進攻，不能防守”，而“進攻”的目標，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官僚資本主義，也不是封建主義，而是所有華人和印度人，這種馬來沙文主義反動的謬論，現在已經變成拉扎克法西斯王朝的法律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修改偽憲法的“白皮書”，就是民族屠殺的動員令。

在拋出這個“白皮書”的那一天，第一號劊子手拉扎克親臨巫統青年和婦女大會，煽風點火。他瘋狂地叫喊：“對憲法的這些修改不能改變，只有國會通過了這些修改之後，才能有民主形式的政府”。這就是說：“法西斯的道路，我拉扎克早就走定了。煽動馬來沙文主義，實行民族壓迫，是我的權力和任務，誰敢議論敏感問題？誰敢質問就是犯法。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你是民，而且必須是馴民；我是主，而且必須是至高無上的君主。我壓，你只能聽；我要你死，你就不能活。這就是團結，這就是民主，這就是政府仔細和透徹研究了‘五·一三’騷亂的原因和影響之後得出的結論。這就是政府確實地估計了馬來亞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而制定的憲法、條例、規章及實踐。對憲法的修改建議，反映了政府的這種思想。”

從“白皮書”的發表，人們又聽見了拉扎克集團磨刀霍霍的聲音。

毛主席說：“帝國主義政府的

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書上，却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也是這樣，拉扎克集團的嘴上和官方文書上，包括這一次發表的“白皮書”，都充滿着“親善、團結、和諧”等漂亮的字眼和詞句。它們還替這個“白皮書”，精心杜撰了一個冠冕堂皇的題目，叫做“邁向國家和諧”。

經過這一番修改，偽憲法果真能够使馬來亞“邁向和諧”嗎？

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是我國各民族人民一切災難的總根源。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不和的種子，都是上述反動勢力播下的。原來的所謂“憲法”，是英帝國主義為了維護這些反動勢力而炮製的殖民地憲法。在這個反動憲法保護下，空前膨脹起來的馬來官僚資產階級，不僅繼承，而且進一步發展了英帝國主義民族挑撥的政策。它們肆無忌憚地製造民族仇恨，發動民族屠殺，十多年來的事實，特別是“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以來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不推翻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殖民統治，談什麼國家和諧呢？沒有徹底廢除孕育着民族不和的殖民地憲法，怎樣實現國家和諧呢？沒有在一切方面實行民族平等，那里會有民族團結呢？拉扎克集團修改了的偽憲法，不是消滅而是加強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對各民族勞動人民和中小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不是實行民族平等，而是在一切方面，歧視和壓迫華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使民族衝突的危險，空前嚴重。不是發展民族經濟，而是發展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

資本；不是改善馬來工農群眾和其他民族勞動群眾的生活，而是把各民族工農群眾推進了更加貧窮的深淵。

拉扎克集團為了推行它們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政策，肆意混淆馬來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和馬來工人、農民的階級界綫，開口閉口“保護馬來人特權”。這是一個既無恥又惡毒的反革命伎倆！

十多年來，成千成萬各民族工農群眾，其中絕大多數是鄉村馬來族勞動群眾，為生活所迫，參加了馬來官僚資本家的所謂“土地發展計劃”，結果變成了負債累累的終身農奴。拉扎克集團的“發展計劃”越多，馬來農民的土地就越少。為了培養替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和馬來官僚資本的各種企業和官僚機構服務的高級奴才，拉扎克集團撥給馬來亞大學和所謂“人民信託局學院”的金錢越多，鄉村地區的馬來文教育就越是落后；為了消滅華文和淡米爾文學校，拉扎克集團制定法律，強制規定馬來語為唯一“國語”。但是，傀儡國王、各州蘇丹以及幾乎所有的偽政府部長和馬來官僚資本家，却統統把子女送去讀英文和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去接受帝國主義的訓練。所有這些事實證明，拉扎克集團散播這個反動口號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煽動民族仇恨，把馬來族工農群眾對它們的不滿轉移到華印族人民身上，以便維護一小撮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的階級特權。

在反對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的鬥爭中鍛鍊得更堅強的各民族人民是嚇不倒和騙不了的。我們一定要堅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反對拉扎克集團的偽憲法。堅持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馬來沙文主義和其他形式的民族主義。一定要用革命暴力反對拉扎克集團的反革命暴力，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殖民統治。



日本軍國主義 侵略活動日益猖狂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二月十三日廣播〕近幾年來，日本反動派不斷發出叫囂，說什麼“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綫”呀，什麼“馬六甲海峽同日本息息相關”呀等等，為了對外進行擴張和侵略，日本軍國主義千方百計企圖奪取馬六甲海峽航行的控制權，佐藤反動政府

在一九六八年，特別設立了所謂“馬六甲海峽航路推進總部”，進行陰謀策劃。

一九六九年以來，它又一再派出代表團，到吉隆坡、新加坡和耶加達，同傀儡集團進行航線交易，進而直接插手探測馬六甲海峽的活

(轉入第十版)



打倒賣國賊！

紅
○
濤

最近，由於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所謂“旅遊促進局”陰謀建立好幾個紀念館，其中包括日本法西斯大劊子手下奉文接受英帝敗將白斯華投降的雕像；英帝接受日本法西斯投降的雕像；以及再造英帝強盜萊佛士的銅像等等，就此引起人們紛紛的聲討和譴責。

所謂“旅遊促進局”要塑造日帝和英帝匪徒的雕像，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僅僅“旅遊促進局”要干的而已，這和李光耀傀儡政權是一脈相承的，這全是賣國賊李光耀的賣國活動的一部分！

請看事實吧：

李光耀走狗在當年日本法西斯侵略時就賣力充當日本蝗軍傳宣隊隊員，為“東亞共榮圈”搖旗吶喊。過後不久，又會到日本叩見大敵犯裕仁，充當策士，討功行價；在不久之前，就會為日帝的經濟擴張與侵略歡呼叫好，而且極端賣力為日本大壟斷財團進行經濟擴張鳴鑼開道，尤其猖狂的是以賣國賣民為榮的李光耀集團為日本壟斷財團掠奪我國財富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以獨資經營或與本地買辦官僚資本聯合經營的方式，或以所謂“貸款”“技術援助”等名堂，大量輸出資本，並且以各種優良設備和特別優待條件為日本壟斷財團效勞；讓以經濟為名，實質干預活動的什麼調查團源源不絕地到來陰謀活動。我們也還記憶猶新，李光耀走狗也曾經為日本軍國主義充當英帝侵略亞洲的急先鋒再搖旗吶喊；去年二月，日本大敵犯裕仁的兒子明仁闖進我國進行陰謀活動時，李光耀傀儡集團替他安排的歡迎儀式就比當年馬來蘇丹和馬奸走狗恭候大敵犯、大劊子手下奉文進城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而且，李光耀傀儡還懇請明仁“把區區敬仰的熱誠帶回日本去”。這不是賣國賊嘴臉又是什麼？這不是充當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馬前卒又是什麼？

現在，日本在美帝的扶持下又重新走上軍國主義的老路上去，準備陰謀侵略活動，賣國賊李光耀秉承主子的意旨就會東奔西闖，充當

走卒，為日本軍國主義效犬馬之效，難道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在李光耀集團徹底賣國賣民的狂熱下，求功心切竟然沖昏頭腦，要它的爪牙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劊子手樹碑立傳，奉為神明，以便恭候日本軍國主義再來奴役馬來亞人民。豈知這一來却洩露了天知，李光耀集團的賣國賊面目已經再也無法遁形，而昭然若揭於天下人民。人民紛紛聲討賣國賊！

至於“旅遊促進局”也要塑造英帝接受日帝投降的雕像及重造萊佛士的銅像，就更不覺為奇了。本來嘛，李光耀集團就是英帝的忠實走狗，它們把英帝強盜萊佛士認作祖宗，為它歌功頌德，日夜禱拜，現在為它樹碑立傳就更不足為奇了。

既然是反動派，是帝國主義，是走狗，它們要反人民，反革命，盡管它們多麼會偽裝，多麼會花言巧語，但是它們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面目遲早是必然要暴露的。人民是遲早會看清楚的。正如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賣國賣民的陰謀活動如何巧妙地進行，却也逃不出人民雪亮的眼睛；它們的賣國賊面目一定要暴露的。

既然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既然是賣國賊，就必須群起而誅滅之！

現在，也有人却別有居心的要為英帝解脫罪責，要馬來亞人民也來承擔英帝向日本投降的恥辱，那是絕對辦不到的。馬來亞人民從來就不會向日本法西斯投降過。馬來

亞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反抗，給予日本法西斯侵略以嚴重挫折；無數共產黨員和愛國志士奔赴抗日的最前列，不怕犧牲，英勇奮戰，在法西斯面前，威武不屈，凜然就義。在三年八個月里，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組織了人民抗日軍，進行浴血戰鬥，付出了巨大犧牲，給日本法西斯的慘無人道統治以嚴重的要脅，支援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馬來亞共產黨和馬來亞人民作了巨大的貢獻。這一頁光輝無比的歷史，是人民全都知道的，豈容一小撮別有居心者徇功自封，或把功勞歸給英帝。馬來亞人民曾經目睹當年英帝和日本法西斯相勾結迫害高舉國際主義旗幟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以及日本法西斯侵馬時英帝狼狽逃竄的情景，到現在也還是歷歷在眼前。我們正告這些人，你們還是不要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英帝和日本軍國主義都是一丘貉，它們都曾經對馬來亞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它們欠下人民血債真是罄竹難書的，這一切至今還沒有償還。而英帝又繼續它的血腥罪行，對人民又犯下新的血債；而日本軍國主義又在各方面大舉滲透，企圖重溫“東亞共榮圈”的迷夢；而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認賊作父，賣國求榮，死心塌地為它們的主子效勞，它們同它們的主子一樣，對人民犯下了血腥罪行。英帝及其走狗統統都是馬來亞人民的兇惡的共同敵人！只有打倒英帝及其走狗的殖民統治，建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才能翻身解放，才能解除在殖民統治下奴役般的生活；也才能清除這些賣國賣民的陰謀活動；人民英雄紀念碑及紀念館也才能建立起來。否則，一切都是空話，一切都是不實際，一切都是幻想！

“征用芽籠士乃區”反動派又干下一滔天罪行

。人。夫。

為反擴展國際機場跑道，反動派無理的徵用位於巴爺里峇區（芽籠士乃區）總面積達五百三十九英畝的十一塊地段。根據估計，這地區人口約有八萬多人。

徵用消息公布，引起了這里人民極端憤怒，大家痛斥李光耀集團又犯下了一滔天罪行。因為大家都知道反動派的陰謀與迫遷的毒辣手段。同時，在被徵用的地段人口稠密的地區，都人心惶惶，害怕將發生火災，那就一分錢也賠不到了。

我們要責問傀儡政權：勞苦大眾，有幾人能坐飛機，你們竟把人民幾十年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建立起來的家園毀掉。為了照顧少數貪得無厭的資本家，你們安的什麼心，要把人民迫到那里去？

這地區的人民都紛紛同聲強調，要緊密團結在一起，準備粉碎傀儡政權的一切陰謀詭計。

燃放炮竹者為什麼有罪？

■何不可■

去年，在所謂保護“新加坡共和國”“新興工業產品”的響亮旗號下，行動黨反動當局一紙通令，中國出口的炮竹即被所謂的“新興工業產品”所取代，貼上“共和國”標號的新產品。人民不試不知，

一試之下，嚇破了胆，只聽到轟然巨響，震耳欲聾，響徹雲霄，粒粒開花，炸死七人，炸傷者不計其數，人人談炮色變，非中國產品能及的“共和國”鞭炮出盡了洋相。

這宗為了資本家賺錢，置人民

生死於不顧，粗製濫造，草菅人命，炮竹殺人的慘重事件，反動當局為推諉罪責，不得不裝模作樣，草草調查，不了了之。

今年，“共和國”炮竹既見不得人，讓中國炮竹進口又死不甘心，反動當局本想一不做二不休，假

（轉入第十二版）

人民戰爭勝利萬歲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 —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林副主席著作選讀

(接上期)

必須着重指出，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對於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特別是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現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和人民，正遭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嚴重侵略和奴役。不少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基本狀況，同舊中國有許多共同點。那里的農民問題，同中國一樣具有極端重要性。農民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國主義在侵略這些國家的時候，總是首先佔領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廣大農村却是它所無法完全控制的。農村，只有農村，才是革命者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農村，只有農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後勝利進軍的革命基地。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在這些地區的人民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

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却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

十月革命開辟了被壓迫民族革命的新時代。十月革命的勝利，在西方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同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中國革命解決了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

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這就是說，這個革命不能由任何別的階級和任何別的政黨充當領導者，只能和必須由無產階級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真正革命政黨充當領導者。

這就是說，參加這個革命的，不僅包括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反帝愛國民主人士。

這就是說，這個革命所要反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毛澤東同志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階段論，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論。

毛澤東同志正確地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區別開來，同時又正確地把二者緊密聯繫起來。民族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發展趨勢。這兩個革命階段之間，絕不是橫亘着一條萬里長城。但是，只有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得越徹底，就越能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前提。

中國革命的經驗表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需要經過長期的反復的鬥爭才能完成。在這個革命階段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最主要的敵人。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必須最廣泛地團結一切反帝愛國力量，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愛國人士。所有參加反帝鬥爭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中的愛國人士，都在歷史上起了進步的作用，為帝國主義所不容，而為無產階級所歡迎。

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階段混淆起來，是十分有害的。毛澤東同志批判了所謂“畢其功於一役”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空想只能削弱當時最迫切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抗日戰

爭時期的國民黨反動派和他們僱傭的托洛茨基派，更是故意混淆中國革命的兩個階段，宣揚所謂“一次革命論”，要實行所謂沒有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他們企圖用這種謬論來吞掉共產黨，根本消滅任何革命，阻撓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進，並且以此作為不反對帝國主義和投降帝國主義的口實。這種反動論調，早就被中國革命的歷史埋葬了。

現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大肆宣揚所謂沒有無產階級、沒有以無產階級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真正革命政黨就能實行社會主義的論調，他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們散布這種論調的目的，無非是要轉移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目標，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為帝國主義效勞。

中國革命，提供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徹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的經驗，提供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及時地把民族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的經驗。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指針。毛澤東思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不但是中國革命的產物，而且帶有時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經驗不斷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國際意義。

(待續)





(7)
1971

對由“挽歌”“滾一身泥巴” 所引起的論爭的一點意見

✻ 牢思·左軍 ✻

在沒有絲毫閱讀自由的牢獄里，能輾轉從難友的手中看到幾本在不久前出版的正派文藝刊物，已算是幸運的事，更不必說《陣綫報》等革命刊物了。其中《奔流》第六期所載林康的“因挽歌而引起的”和彼岸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兩篇論爭文章，特別使我們注意；因為它不但使我們從而知道有關這一場論爭的一部份內容，而且使我們因此連想到進步文藝陣營內部還存在着不少矛盾，如作者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作者與革命實踐的矛盾、作者與作者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一場論爭便是這些矛盾的反映。

由於只讀到林康、彼岸兩人的文章，沒有機會參閱群眾、工思等人的批評，而“挽歌”和“滾一身泥巴”又無從讀到，所以無法全面了解雙方論爭的主要內容。這裡只能就林康、彼岸兩人的辯解文章提出我們的一點看法，有錯誤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從林康的文章中，使我們知道“挽歌”的思想內容確有如群眾所指出的嚴重錯誤，亦即犯了思想原則上的錯誤，因為他還歪曲了革命烈士的形象，這是決不容許的。群眾所以會指責林康的寫作動機“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存在”，是不難理解的——雖然這種指責未免嚴厲了一點。

林康雖然承認自己寫作“挽歌”一詩所犯的錯誤，並對造成錯誤的思想根源作了一番檢討，但作者的自我批評精神還是不夠徹底的。我們認為除了承認錯誤之外，作者還必須用實際行動來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斷糾正在創作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否則，在自我批評態度上如何姍姍漂亮，也是無補於實際的。

但令人遺憾的是，彼岸却因群眾的批評過於激烈而大做反批評的文章，在態度上顯得十分急躁和虛浮。他一開始就責斥群眾的批評是：“一棍子把人打死”。這話不是對待友人的批評所應有態度。倘說群眾的批評態度未免有些缺點，為什麼彼岸不用正確的態度來糾正，而一定非把對方大罵一頓不可呢？雖然彼岸在文章中引了毛主席的一段偉大的教言，明白對朋友的錯誤必須用“治病救人”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但自己却又不自覺地對友人說了一些“嘲笑和攻擊”的話來了。例如對“群眾”這個筆名加按語說：“這只是署名，不一定代表

群眾。”這種指摘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作者的署名如何，與其文章的思想內容的正確與否是沒有關係的。

彼岸在同一文中還提到工思的一篇批評文章——“從作者的筆名說開去”，並說工思的文章“寫得有點零亂，不夠明確，有很多立論是值得商榷的。”工思文章的論點是否有些缺點，因為原文無從讀到，我們不敢妄下判斷；不過，從彼岸所引工思對其詩作“滾一身泥巴”的一段批評中，我們却認為並沒有什麼不對之處。

“滾一身泥巴”原詩我們雖然沒有看過（也許曾經看過而沒有留下印象），但看過作者別的一些詩歌和散文等（在獄中所能看到的幾本文藝刊物中便有他的不少作品），覺得作者在創作上確有像工思所指出的一些錯誤傾向。既然我們強調文藝主要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在創作上就必須反映廣大群眾的鬥爭和生活現實中主要的一面，反映社會現實中的主要矛盾即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間的尖銳矛盾，正如魯迅先生所指示的：“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轉引自林莽著《中國新文學廿年》，此書在獄中可以借到。）彼岸說：“我認為我那首詩歌所反映的內容，並沒有違反現實或歪曲現實，而是真實的一面。”然而，這雖是“真實的一面”，但却未必是現實中重要的一面，這可能只是作者個人底詩情雅趣的流露，當然也不一定是符合“神聖”的勞動底基本意義的。彼岸又說：“我認為我那首詩歌是以積極浪漫主義的手法熱烈歌頌舊社會里的神聖勞動，同時號召進步的知識份子以樂觀主義和豪邁的氣概去參加勞動——去跟農民打成一片，進而了解他們和他們的生活和改造自己。”（作者按：所謂“積極浪漫主義”這個錯誤詞語，早已被先進的文藝理論作者批過，凡是稍為關心進步文藝界動態的人都已明白了的。）我們不否認勞動本身是神聖的，尤其是在新社會里面的勞動。但在舊社會里的勞動，却並不都是“神聖”的，譬如替反動派製造軍火

武器，或在反動派的軍營、警局里面服役（包括各種體力勞動），反而是對人民有害的。目前我們的勞苦大眾正在舊社會的剝削制度下被迫從事各種非常不合理的體力勞動工作，過着牛馬不如的慘苦生涯。這是血淋淋的現實，進步的文藝作者必須正視這個現實，並通過文藝來反映這個現實的主要面，指出造成勞苦大眾災難深重的社會根源，從而激發廣大勞動人民起來對舊社會展開鬥爭。在舊社會里含糊糊地歌頌勞動，是很危險的，因為，反動派也常叫那些“學而不優”、不能當官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要重視勞動，並說勞苦大眾不顧個人利益地努力生產才是盡了“效忠國家”的“天職”。因此，我們要鼓勵進步知識份子去參加勞動——到工場或農村去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必須先向他們指出，在舊社會里的勞動的待遇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艱苦的，要使他們認識到參加勞動的真正意義是為了改造自己和解放人民，要使他們明白必須徹底丟掉個人底一切幻想（如把勞動視為一件“輕鬆”有趣的事）而準備參加勞動人民的鬥爭，準備面對嚴酷現實的考驗，這樣，才不會在參加長期的艱苦的勞動和鬥爭的過程中遇難而退，畏首畏尾，半途而廢。我們認為“樂觀主義的精神和豪邁的氣概”不是從個人底主觀願望產生，而是從長期的、艱苦曲折的勞動實踐中和階級鬥爭中逐步鍛鍊起來的。

臨末，彼岸說了一句意氣很盛的話：“到底誰是誰非，我相信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一定能夠加以判斷，……”站在階級友愛的立場上，在同一陣營中無論是誰犯了錯誤，都不是我們主觀願望所喜歡的。我們自己犯了錯誤固然要趕緊糾正，朋友有了錯誤也要用滿腔熱情來幫助他糾正；倘因自己是站在真理的一邊而自滿，而因証明了朋友的言論是不符合真理而高興，那就違反了毛主席偉大的教導了。我們的朋友之間有了不同的觀點，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糾正錯的，發揚好的；任何個人底意氣之爭，都是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總括地說，我們相信彼岸等作者在思想傾向上是重視勞動、願意參加勞動群眾的生活和鬥爭的。但

（轉入第八版）



致陳之的一封公開信

小江

自從陳之先生在《創作與文摘》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文藝生活》（包括《青年文藝》、《建設月刊》）的十二首詩歌“技巧差，沒有生命的主題”以後，《文藝生活》連續兩期（第五、六期）向陳之先生據理力爭，猛烈開火。每一次的開火後，陳之先生總要來一次辯白。辯白是種很好的現象，能够澄清問題，分出是非。可是，筆者對於陳之先生十二月十五日在民報“生活的海洋”版上所發表的“不是辯白”一文，覺得有點意見，所以提出來與各方朋友共研。

× × × × ×

筆者第一次見識陳之先生的文章，是始於《民報》“每日一談”欄，那時也覺得陳之先生相當正派，所以也挺愛看陳之先生的“談”。可是，有一次（忘了日期，大約是去年吧？）竟然看到了陳之先生的“怪談”，他說“印尼、印度、以及東南亞一帶動盪不安，民不聊生，只有星加坡很穩定……很好……”（大意）這就很有點反感了，覺得陳之先生喊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勞苦人民”不知是怎麼搞的。後來想了，或許是陳之先生個人生活過得好、安定，對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動盪，難免會替自己個人慶幸。至於偶然也來一些“勞苦人民呵”之類……大概是小布爾喬亞思想感情好的傾向、健康的一面吧？

然而，從此我對陳之先生有點反感了。接着在《創作與文摘》里，更極其嚴重起來了；他甚至公開誣蔑群眾英勇抗暴行為是飛蛾撲火，自尋死路……這是非常惡毒與刻薄的詆毀革命運動，以及詛咒在惡劣環境下作艱苦奮戰的志士。這種錯誤，已經不是一個“陳”字可以解釋得了。陳之先生這種輕描淡寫的“自我批評”，實在是說了等於沒有說。然而，陳之先生仍在大耍花招，滿紙酸溜溜的話。人家評你雜文有邪氣，你不自我檢點，倒從此把邪字加個引號，顯出一副委曲相。其實，以“飛蛾撲火”來取笑群眾運動，是反動派慣用的手法！虧陳之先生還敢奢談什麼學習魯迅先生的精神。魯迅先生的散文“秋夜”，熱烈歌頌、衷心讚美飛蛾撲火的勇敢犧牲精神，難道陳之先生忘了嗎？！

至於陳之先生評《文藝生活》十二首詩以及《建設》、《青年文藝》的詩歌“技巧差、主題死”，儘在枝節問題上打圈子，內容呢？就一筆抹殺了。這在進行文藝批評工作的態度及觀點上首先大錯特錯了。筆者想奉勸陳之先生一句的是，沒有好內容的作品，就算技巧如何

高超，還是“寫了等於沒有寫”。譬如杜紅、周黎……寫作技巧何嘗不熟練，然而有用嗎？這就等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整日高喊：革命！進步！鬥爭！誰信得過他？！所以筆者覺得陳之先生的辯白，是很不老實的；他輕輕地放過自己的錯誤，重重地反擊回“老實不客氣批評他的人”。這樣的辯白，不要說當事人不服，筆者看了也滿肚子火氣；因為這根本是“死臭到底”。

× × × × ×

陳修信的花招

抗爭

老千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是極為可悲的。過去所耍的花招，今朝都一一被揭穿，自己也遭人唾棄，落得孤零的悲慘下場。

但是老千畢竟是老千，即使到了形將就木的時刻，也還是要四處造謠撞騙。二月七日，被自己的同伙奚落的大老千陳修信，以騙術召集了逾千名華人，在聯邦大酒店施展他的花招，以獲取華人的支持。這位老千的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向華人威脅，什麼“如果我被認為是華人團結的障礙，我將隨時引退”。言外之意就是，即然你們不信任我，現在我撇手而去，看你們能怎麼樣。

他這一招，的確嚇壞了一些軟骨病者和神經衰弱症者。

一個說：“若敦陳引退，將導致華巫之團結破裂。”

另一個說：“敦陳為華巫之橋樑，若……”

總之，都生怕陳修信真的引退

（接第七版）

是如果因為本人體驗過勞動生活或寫了許多歌頌勞動人民的文藝作品，便自以為是已經深入了工農群眾的生活鬥爭，並且以為其作品是體現了時代最先進的思想，那就未免把勞動實踐和階級鬥爭底偉大意義看得太簡單了。要知道，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

不過，筆者個人覺得遺憾的是，陳之先生的朋友們，太不够朋友，例如那位寫了“有缺點的戰士”的什麼阿圖先生，對於這麼嚴肅的論爭，竟然以玩弄文字技巧，嬉皮笑臉的姿態出現，實在是不要不得。至於十二月十五日“生活的海洋”版上的“每期語絲”以及“隨思偶感”，更明顯的都是在為陳之打氣，也給對方警告：“喂，你們敵友（筆者）不分，胡亂攻擊，如果不是失去理智，就是存心不良！”

筆者以為，對一個朋友犯了錯誤，不指正他，反而在替他打邊鼓，鼓勵他戰下去，筆者倒在懷疑，這些人是否有意在坑害陳之先生呢？！

這種懼怕，無用說，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特性的反映。

如果我們儘信資產階級報章的報導，似乎除了以上的反應之外，則另無其他異議了。

其實不然，請聽聽下層民衆的豪言壯語道：

“陳修信？哼！誰還信任他？早就該滾蛋了。”

“沒有他們這班敗類，難道我們不能活嗎？”

“只有山上伯叔（註）出來，窮苦人才能免得被砍被殺。”

說得好，只有共產黨、解放軍才能確保我國各民族人民的權益！

（註）山上伯叔：人民對共產黨、解放軍的尊稱。

的、艱苦曲折的、異常激烈的鬥爭過程；在作者還沒有踏上群眾的鬥爭的前綫而和廣大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同甘苦、共患難之前，在作者還沒有徹底拋棄個人底包袱而準備把自己的整個生命獻給祖國和解放勞動人民的壯麗事業之前，作者表現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會或多或少犯錯誤，那是必然的現象。虛心地接受朋友的批評，勇敢地糾正自己的錯誤，並以實際行動去深入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進一步深入體會工農群眾的思想實質，從而改進自己的創作方法，提高思想質素，才能更好更有效地為工農兵群眾服務——這是前進的文藝作者的基本任務。



關於海口區事件的報告

黃漢

1970年9月

(接上期)

敵，敵人雖不敢再前進，但在距離黃錦隆同志不遠的前面，用吹口哨為信號，保持他們之間的聯繫。當黃錦隆同志聽到一個敵人口吹哨二下，另一個在另一端應三下口哨時，當時要射擊，因椰園的草很密，蹲着看不見目標，便急中生智，也用敵人的信號吹二下口哨，這個敵人誤認為是他的同伴，便露出頭來張望，黃錦隆同志對準這個敵人的蒼白的臉孔放了一槍，敵人應聲倒地，再吹口哨時，可惜再也沒有敵人敢回信號了。敵人知難不敢前進，雙方堅持了一個多鐘頭之後，敵方可能等待其援兵，我方的黃錦隆同志帶領和他在一起的其他隊員，也安全進入森林。

這是我隊員機智殺敵的一個小故事。

(4) 有一個小隊在從海口區突圍後，在二十六哩，因一時無法與有關單位取得聯繫，後來因暴露被敵人突然襲擊（因什麼原因引起，在此暫時不談），結果，黃春枚與邱志鋒兩位女同志與其他同志失散了，其中邱志鋒同志的腿腳，受了數處槍傷，無法行走。他們也在人地兩不熟，又無糧又受傷的情況下，十多天無米糧進口，只找些可食的東西充飢，幾經周折，終於與隊伍取得了聯繫。

在同一次駁火中一個年紀很輕的廖永革同志，今年才十七歲，當他與其他同志失去聯繫時，只剩下他一個人，也是人地兩不熟，他一邊偵察，一邊了解，對陌生的年青人，他懷有戒心，他設法接近年老的農民，終於他得到了幫助，雖然他沒有透露他的身份，但生活經驗豐富的老人給了他衣服和錢，他終於一站過一站，重新歸隊了。

從這些事實中可看出，我人民武裝的戰士，本着對敵人的仇恨，對事業的忠誠，對領導的信任和對事業必勝的毫不动摇的信念，堅持鬥爭，堅持革命，絕不向敵人屈服。

(5) 有一個小隊的同志，面對敵人的搜索，在突圍之前，在健康情況惡劣的情況下，糧食奇缺，一天吃兩頓，廿三個人一頓，只吃兩天奶罐的米煮成的米湯，有時只吃幾塊生椰，即使大砲在轟擊，即使直昇機低飛“招降”，即使投下了大量的“安全通行証”，但對於堅強的革命者來說，敵人的努力是徒勞的，讓敵人的花招見鬼去吧。

(6) 在海口區有一位貧苦的農民，當他知道自己武裝隊伍時，

他是多麼激動呀！他想盡一切辦法支援我們的隊伍，錢他是無法多出的，但他盡他的能力多為革命做事，在廿四小時戒嚴的情況下，他設法去農村的店區買糧食，了解情況，甚至他跑到民族甘榜去了解情況，以便我們處理問題。

他是一個普通的樸實的農民，一個農會會員。有一次，他家僅剩下一點米，有幾個地方學習班的同志，經過他的家還沒有吃，他把他不多的米煮飯給他們吃，並煮給他們帶在路上吃，剩下的米已不夠煮飯了，他把僅有的一點米煮粥和家人用晚餐，明天再想辦法。

地方工作同志委託他代買糧食支援部隊，不管怎樣危險，他毫不推辭，在他準備好糧食給部隊的時候，剛好敵人到他家周圍搜索，他終於被捕了。為了革命事業，他受到反動派的迫害。對於反動派的迫害，他事先是有作思想準備的，他會說，他有決心走完這條革命的路。

以上所介紹的雖是幾個小故事，但却可以從這些不同的人們，在不同場合的表現中，窺視反“圍剿”鬥爭的縮影。

(2) 在反“圍剿”鬥爭中出現的一些錯誤思想。

我們的隊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的同志有的在邊區，在艱苦的戰爭環境里受着鍛鍊，有的在國內白色恐怖籠罩下，在法西斯暴政下，堅持鬥爭，受着考驗，有的參加革命鬥爭的時間長，有的參加革命鬥爭的時間短，總之，我們的同志都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崗位，經受着不同程度的考驗和鍛鍊，都用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各自的世界觀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改造。革命隊伍里的人都願在黨的領導下，為黨的事業，為北加的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因此，總的來說，我們的革命隊伍是好的隊伍，正是因為這樣，我們能在艱苦的環境里，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並且不斷取得勝利，推動了革命事業的發展。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的隊伍沒有缺點，沒有錯誤。我們要以一分為二的觀點正確地看待我們的革命隊伍，正確地看待我們的同志。對於我們隊伍中的缺點和錯誤要進行批評，要進行鬥爭，使之得到改正。發揚正確的思想，克服錯誤的思想，這是一場與無產階級的鬥爭。我們一定要進行這場鬥爭，也一定要把這場鬥爭堅持下去。

在這次反“圍剿”鬥爭的過程

中，在我們的隊伍里面，出現了一些問題，一些缺點和錯誤。現就比較主要的提出來談談，以便取得共同的認識，以便克服之。

(1) 在這次反“圍剿”鬥爭中，在我們的隊伍內部，有着相當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其表現如下：
(一) 帶槍比較危險。有些同志，主要是地方工作者和學習班學員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帶槍比較危險，沒有帶槍比較安全，因此，有的人寧可不要帶槍，以為敵人碰到不帶槍的人會“溫和”些，不會射殺他，其實因為沒有武器，對敵人的威脅不大，敵人更放肆，在此次戒嚴區中，就有不少同志沒有拿槍被殺害，固然其中有的沒有槍，但也包括一小部份有槍不拿的人。

(二) 地方工作比較安全。有一小部份人，以為在部隊里，面對敵人之“圍剿”，比較危險，留在地方上比較安全。他們不知道就從反動派的本性看，他們要消滅掉革命者，從總的方面來說，在隊伍中有拿槍的和地方工作沒拿槍的是沒有區別的。雖然在隊伍里有拿槍的，他一看到就知道，並且對他的存在有直接的威脅，非馬上置於死地不可。對於沒有拿槍的地方工作者，他不能一看就知道，就是不馬上就打死，對他的威脅也不夠大。但，對有槍的人，敵人比較不敢輕舉妄動，對於無武裝的，他們就比較放肆了，就其對待的方法上或手段上是有些區別的，但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敵人都企圖消滅之，雖然敵人往往不能如願。

不論是部隊還是在地方，不論有武裝還是非武裝，只要是真正的革命者，敵人是一樣憎恨，企圖把他消滅的。

(三) 輕易丟槍和丟背包。在戰鬥中丟失槍枝和背包是難免的。在非常不得已的情況下，如同志犧牲了或受了重傷，或是遭到敵人的突然襲擊等嚴重情況，即使是如此，當還能減少槍枝與背包的損失時，還應盡量減少，如當發現同志在戰鬥中犧牲時，和這位犧牲者在一起的其他同志，如情況許可，應迅速把他的槍枝拿走，以免落在敵人手中，如可能時，背包還得拿走。但是，這次我們有些同志，並不是這樣，一聽到槍聲，不顧一切，只顧跑，槍枝丟了，背包丟了，甚至有的同志，聽了槍聲，跑了好遠，還把背包丟了。固然，有些是新戰士，缺乏經驗，但最主要的是怕死的個人主義思想在作怪。

(待續)



拉扎克傀儡集團的哀鳴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元月卅日廣播〕去年十二月初，僑國防部副部長力道丁和僑內政部副部長默罕默德耶谷，兩個人一起跑到吉蘭丹，進行反共、反革命的活動。

據《馬來使者報》報道：他們兩人在十二月五號，特別接見了該報記者，發出了所謂“呼吁”。這兩個傀儡部長，一個是拉扎克的助手，一個是依斯邁的助手。他們發出什麼“呼吁”呢？三句不離本行，他們要偽議會議員，偽政府高級官員、低級官員（包括鄉長和村長）去“勸告”人民群眾，特別是勸告邊境地區居民和偽政府“合作”，向偽政府提供有關共產黨的情報。他們一個強調說：“軍隊很需要情報”，另一個強調說：“政府很希望合作；從他們所強調的兩個‘很’字，可以看出傀儡集團的‘需要’和‘希望’是多麼迫切。為什麼呢？他們招認，這是因為‘邊境的局勢仍然危急，共產黨的威脅越來越嚴重，然而，這麼久以來，人

民群眾很少提供情報”。於是，他們又哀歎說：“由於很少得到情報，政府很痛心。”這裏的兩個“很”字又充分表明，傀儡集團的處境十分孤立，它的所謂“心理戰”，早已破產。

這兩個傀儡部長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騙取人民群眾的“合作”，於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狼狽處境，它們胡說八道，編造了一套“人民群眾很少提供情報”給偽政府的理由，據他們說：這是因為人民群眾“不大了解”邊境地區共產黨的“威脅”，也正因為這樣，他們兩人才要求偽政府所有大小官員都去“勸告”人民群眾。

這兩個混蛋，真是自欺欺人，偽作戰委員會這一年多來，不是經常宣布在吉蘭丹境內的丹那美拉縣以及其他地區發現民族解放軍的活動嗎？偽政府的廣播電台和各反動報紙，不是經常報道關於民族解放軍在吉蘭丹許多地方活動的消息嗎？你們派遣大批軍隊和警察到這些

地區幹什麼？人民群眾都有眼睛，難道不知道嗎？你們的所謂“心理作戰隊”，不斷向人民群眾進行欺騙、威脅和“勸告”，為什麼人民群眾還“不大了解”呢？老實說，人民群眾很了解共產黨和民族解放軍，人民群眾知道共產黨和解放軍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群眾也很了解拉扎克傀儡集團，人民群眾知道得很清楚。十多年來，拉扎克之流官越做越大，錢越刮越多，而人民的生活則越來越窮困，土地越來越少，吃不飽、穿不暖，一到雨季，吉蘭丹河水泛濫，淹沒田地、沖毀屋子，拉扎克傀儡政府從來不管。正是這樣，人民群眾覺悟提高了，堅決擁護共產黨和解放軍，為爭取解放而奮鬥。

傀儡集團逮捕群眾、拷打群眾，得不到有關解放軍的情報，傀儡集團的所謂“勸告”，也就是欺騙也絕不能達到目的。力道丁和默罕默德耶谷的所謂“呼吁”，實在是傀儡集團絕望中的哀鳴，再一次暴露了偽政府的虛弱無能。

（接第二版）

核武器，並且，正在為此進行輿論試探。所有這些情況表明：美帝已經開始在印度支那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冒險。

老撾愛國戰線黨中央委員會、越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越南南方共和外交部與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發言人，先后發表聲明，譴責美帝強化和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罪行，表示決心加強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團結，並肩戰鬥，打敗共同敵人。馬來亞人民堅決支持這些聲明，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

美帝在越南南方打了敗仗，在柬埔寨也到處挨打，損失越來越慘重，現在把戰爭擴大到老撾，企圖進行絕望的掙扎。尼克松政府的新的戰爭冒險，表明它的日子很不好過，它擴大戰爭的罪行，必將在全世界燃起更加猛烈的反美怒火，必將激起美國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加速美帝的滅亡。常規武器也好，核武器也好，都救不了美帝的命。堅持團結，堅持持久人民戰爭的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必將給美帝及其一切走狗以更嚴厲的懲罰。

（接第四版）

動。一九七〇年年初，佐藤反動政府在自由民主黨內部頒發的一本名為：“海上防衛與日本的決心”的小冊子中，公然說“必須確保馬六

甲海峽這一海上生命綫，為此，日本需要建立與此相適應的海軍力量”，為把日本軍艦開到馬六甲海峽大造輿論。防衛軍長官軍國主義份子中曾根，不久以前在參加日本所謂“海上自衛隊”的閱兵式和軍事演習時，又狂妄叫嚷，“馬六甲海峽可以被認為是日本的生命綫。”日本軍國主義企圖霸佔馬六甲海峽，以便對東南亞進行擴張和侵略的野心，難道還不明顯嗎？

日本反動派把距離日本兩千多海里的馬六甲海峽，稱為日本的“生命綫”，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侵略論調，帝國主義嘴里的“生命綫”，就是勢力範圍的代名詞。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認賊作父，積極為日本軍國主義霸佔馬六甲海峽進行侵略的陰謀效勞，這是馬來亞人民堅決不能容忍的。

日本軍國主義為在馬來亞和東南亞其他地區，推行“以勢力為后盾以經濟為先導”的侵略政策，近年來，在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幫助下，對馬來亞竭力進行經濟擴張。最近，由三十七個大財閥組成的所謂“日本金融投資調查團”，又闖到吉隆坡和新加坡活動。兩個傀儡集團的主要頭目，都先后同這些日本大財閥，進行秘密會談，進一步策劃掠奪馬來亞資源的陰謀。劊子手依斯邁求日本壟斷資財團，協助馬來官僚資本，實現他的所謂“新經濟政策”。李光耀集團竭力鼓吹，由日本出資本，新加

坡出勞動力的所謂“國際分工論”。

據反動報透露，組成這個“調查團”的大財閥們，控制了日本經濟的百分之八十。它們將向佐藤反動政府，報告它們的“調查”結果，以便加緊對馬來亞及東南亞其他國家進行擴張和侵略。

另據日本報刊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為配合侵略活動，從一九六六年以來，就一直不斷地招募和訓練所謂“旅外日本人學校教員”，派到東南亞等地活動。這些所謂“學校”，名譽上為日本壟斷財團在國外的公司職員的子弟而設，實際上，起着日本軍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心的作用。這些所謂“教員”，實際上是特務，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急先鋒。據報道，今年第一級的“教員”是三十七人，其中四人將派到吉隆坡。

日本帝國主義廿九年前，欠下我國人民的血債還沒有償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魔爪又伸進來了，我們一定要加強鬥爭，打倒傀儡集團，向日本軍國主義清算血債。





中國政府聲明

國際反帝乘筒帆

〔新聞社北京12日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

最近，在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勝利發展的新形勢下，在美帝國主義加緊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重要時刻，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塞民族統一陣綫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同越南民主共和國孫德勝主席、老撾愛國戰綫黨主席蘇發努馮親王就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共同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有關問題分別進行了會晤，並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和九日，先後發表了聯合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擴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重申高棉人民、越南人民、老撾人民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的堅強決心。對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表示最堅決的支持。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反帝

鬥爭樹立了光輝的典範。近一年來，英雄的越南人民、高棉人民、老撾人民，高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級會議的戰鬥旗幟，密切配合，互相支援，狠狠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使印度支那地區的革命形勢有了飛躍的發展。這次越南、柬埔寨、老撾領導人的會晤，必將進一步動員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堅持持久抗戰，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美帝國主義為了擺脫困境，正在進行一場新的軍事冒險。它加緊轟炸越南北方，強化侵略越南南方和柬埔寨，並且悍然出動大量美偽

，擊毀軍車七輛、炮五門和重機槍五挺，繳獲一批武器和軍用物資。多樂省、橫濱省翁宗縣的地方部隊和嘉定省北部人民解放武裝力量，二月初也廣泛出擊，英勇打擊敵人，取得許多新戰果。

多樂省、橫濱省翁宗縣的地方部隊和嘉定省北部人民解放武裝力量，二月初也廣泛出擊，英勇打擊敵人，取得許多新戰果。

泰國愛國軍民英勇戰鬥 積極支援印支人民戰爭

〔中國新聞社北京10日訊〕在美帝國主義糾集南越偽軍和泰國帶兇軍入侵老撾，進行新的軍事冒險的時候，泰國愛國軍民為有力地支援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近來在泰國廣大地區，廣泛出擊，狠狠打擊美國——他儂集團的反動武裝，消滅了敵人大批有生力量。

據報道，今年以來，戰鬥在泰國北部彭世洛府、碧差汶府、黎府、清萊府、難府和達府等地區的愛國軍民，多次英勇戰鬥，取得了出色的戰績。在達府夜速縣，苗族愛國人民武裝，堅持戰鬥，挫敗了美國——他儂集團在夜速縣修築戰略公路的罪惡計劃。這個地區的愛國軍民從一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的短短十二天里，共消滅敵人二十多名，擊傷敵人直升飛機四架，一次又一次地擊敗美國——他儂集團的軍事“圍剿”。

在靠近老撾和柬埔寨的泰國東北部邊境地區，如沙功那空、那空拍儂、烏隆等府，泰國愛國軍民一次襲擊美國——他儂集團的“鄉村自衛隊”，多次伏擊反動軍警。

在泰國南部，愛國軍民不斷襲擊敵人的軍事據點，伏擊敵人的警察巡邏隊。僅在素叻府，愛國軍民

軍向老撾南部地區發動猖狂進攻。美帝國主義入侵老撾的瘋狂行為，看起來其勢兇兇，實際上是垂死掙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尼克松政府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去年美帝國主義把戰爭擴大到柬埔寨，結果却點燃了柬埔寨人民的革命烈火，開闢了一條反美戰綫。現在，它又在老撾擴大侵略戰爭，可以斷言，這只能加速它的徹底失敗。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憤怒地聲討美帝國主義侵略老撾的野蠻罪行。老撾是中國的近鄰，美帝國主義對老撾的侵略，也是對中國的嚴重威脅。中國人民決不能等閒視之。

中國政府重申：七億中國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可靠后方。支持老撾人民、越南人民、高棉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是中國人民責無旁貸的國際主義義務。為了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國人民將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給予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予全力的支援。

印度支那中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必勝！

消滅敵人約二十名。

消滅敵人約二十名。

老撾愛國軍民嚴懲入侵敵軍取得輝煌戰果

〔新聞社北京15日訊〕據巴特寮電台和巴特寮通訊社報道，英勇奮戰的老撾愛國軍民嚴懲入侵敵軍，取得輝煌戰果。下寮地區愛國軍民在二月十三日一天內打了兩場漂亮的殲滅戰，全殲入侵的西貢偽軍兩個營。沙灣拿吉省愛國軍民敵一千五百多名。

十三日那一天，老撾人民解放軍在拉登地區猛烈進攻入侵的西貢偽軍第二十一別動營，全殲據在五個山頭上的這營敵軍。同一天，老撾人民解放軍還進攻了剛剛空降到恰基西南面的西貢偽軍空降部隊第三旅第六營。經過一個小時的激戰，全殲這營敵軍。從二月八日到十二日期間，下寮地區愛國軍民還接連截擊入侵敵軍的車隊，摧毀敵人坦克、裝甲車和其他軍車五十多輛，消滅美偽軍數名。

據老撾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場指揮部十四日發表的第一號公報宣布，沙灣拿吉省愛國軍民二月分以來，在截擊美國侵略軍和西貢偽軍的戰爭中，共消滅和瓦解美軍和西貢偽軍一千五百多名，擊落敵機八十九架，擊毀軍車五十多輛。

老撾北部地區愛國軍民緊密配合下寮地區愛國軍民的戰鬥，接連向敵軍發動猛烈進攻，取得了新的勝利。

越南南方人民武裝力量 以輝煌戰功

迎接統一日十周年

〔新聞社北京15日訊〕河內消息：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道，越南南方各地人民解放武裝力量最近期間廣泛出擊，英勇打擊敵人，以輝煌的戰功迎接越南南方各人民解放武裝力量統一日十周年。

廣義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從一月三十一日夜間到二月一日凌晨，在省內各縣向敵人發起連續進攻，共打死打傷和俘虜敵人近五百名，攻克敵軍八個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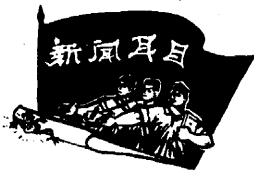
廣南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於一月三十一日夜間同時襲擊了升平縣和先福縣的敵人六個據點和四個“戰略村”，打死打傷敵人一百二十九名，擊落敵機兩架，繳獲武器一批。

廣化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從一月三十一日夜間到第二天凌晨，進攻了南福鎮、奠盤縣和大祿縣的一些敵軍據點和駐地，重創敵人一個連，全殲敵人一個排。

平定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從一月三十一日夜間到第二天凌晨，進攻敵人兩個空軍基地，燒毀汽油庫和彈藥庫各一座，摧毀兩個雷達站以及許多敵軍營房和戰爭工具，消滅許多敵人。

平定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二月四日在符美縣大江地區伏擊敵軍，重創敵人一個連，打死打傷美國侵略軍四十名。

金甌省人民解放武裝力量在二月二日到七日期間，接連在金甌市巧諾縣與美鄉等地打擊敵人，共消滅敵軍五百名，擊沉擊傷敵船十艘



戴淵同志被秘密綁架 至今下落不明

前南大高材生及新聞工作者戴淵同志於本月十九日被李光耀法西斯當局秘密綁架，目前下落不明。

戴淵同志是在1963年二·二大逮捕事件中被捕的。被捕后，他受盡法西斯的野蠻虐待和迫害。法西斯當局要他出賣人民利益，發表聲明和上電視，但這都被他所拒絕，反動派也數度企圖把他驅逐離開祖國——馬來亞，但是在戴淵同志的強烈反抗下，它們的陰謀並沒有得逞，所以至今，戴淵同志已在黑牢中渡過了整整八年多的時間了。

在這次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中，戴淵同志已經兩個多月不能會見家人了，一直到了本月十八日，法西斯當局才准予他會見家人，在會見時也沒有提及驅逐之事，但是在本月十九日清晨六時半，法西斯當局的特務人員突然通知戴同志的雙親到巴爺禮峇機場會見其愛子，在機場，法西斯當局出動了十二個特務監視着他們的會面，在八時至八時半的短短卅分鐘的會面中，戴同志的情緒極差，身上有傷痕，他說他是要被野蠻驅逐的。經過了交談后，可能是在當天九時后，他便被法西斯暴徒強蠻綁架上飛機，目前其下落仍不明。

對於法西斯當局野蠻綁架的強盜行徑，我們提出最嚴厲的譴責和最強烈的抗議，我們要警告李光耀走狗，你們的滔天罪行是難以遁逃的，你們要負起戴淵同志的一切后果！你們的強盜行徑，挽救不了你們行將滅亡的命運，而且只有更加激起馬來亞人民的強烈反抗。

（接第一版）

士工友的待遇，勢必來一番“調整”。在李光耀傀儡政權的直接干涉和黃色工會的反賣下，剝削成性的壟斷集團難作出對工友有利的“調整”吧？！

在“改組”下的一百二十八條巴士車路綫，多數皆經市中心——這意味着各家巴士公司的川行路綫；在市中心這一段，基本上是相同的。今后任何一家巴士公司的工友採取罷工行動，都不會影響到市中心的巴士車交通服務。這就是李光耀傀儡政權打的如意算盤。你聽着吧：李光耀傀儡集團，馬來亞的交通工友將揮汗鐵拳，砸爛吃人的枷

偽法庭的判決是非法的 黨主席針對其長子案件發表談話及聲明

為堅決反對“國民服役”，黨主席李紹祖同志之長子李耀光，於本月十七日被偽高等法庭非法控以同樣“罪名”而受重覆“處罰”。李耀光第一次坐牢四個月，這次又選擇坐牢十五天以表抗議。

針對偽法庭的非法判決，黨主席於當天在偽法庭外以家長身份及社陣主席的身份向報界發表談話稱：這次的上訴被駁回不是沒有意料到的，我和我的兒子均未抱有對上訴可能得直的幻想。因為歸根結底，法庭、警察、軍隊、監牢全都是李光耀傀儡集團用來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法庭也不過是用來維護反動派的法西斯法律。而那些法律即是反動派每每在偽星加坡“國會”通過來鎮壓人民的法西斯工具。

黨主席說：我的兒子已第二度被偽法庭控以同樣的“罪名”而受監禁了，其所謂“罪名”即是沒有遵照偽法庭的命令進行“國民服役”“登記”（這種“登記”無論出自偽法庭或人力局的命令，但終歸是“登記”），這種以同一“罪名”的重覆“處罰”不但是非法的，同時也是絕對的法西斯，只有法西斯政權才以這樣的所謂法律來鎮壓人民。

衆所周知：征兵是要人民充當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炮灰，其用意在於鎮壓人民，極不為人民所歡迎，從最近很多群眾在報章上所反映出的不滿情緒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李光耀要強壓人民進行“服役”，故它把“登記”的法律作為一個“繼續性的法律”，企圖以此來對反征兵的人士進行一次又一次的“處罰”。

今天，偽法庭的判決再次充分

鎖。

縱觀上述“巴士交通制度改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為壟斷財團進一步榨取馬來亞人民血汗的惡毒陰謀，是反工人、反人民、反革命的黑貨。

我們堅決反對壓榨人民、為壟斷財團服務的“巴士交通大改組”！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和傀儡政權的殖民統治，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接第五版）

借所謂“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名，嚴禁燃放炮竹；然過於專橫獨裁，又恐召來民怨，何況“共和國”炮竹堆滿貨倉；一旦無人問津，老板瀕臨破產，不得已只得指定時間地點來個局部解禁，大肆叫囂

地暴露了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法西斯本質，也暴露了偽法庭維護法西斯政權的角色，對人民來說，這又証明了那些寫在“憲法”里的所謂“基本人權”和“對一個人不能以同樣罪名施予重覆處罰”的原則是一張廢紙罷了！其法律完全是維護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利益而已。

它們特別對付我的兒子，這因為我是社陣主席，大家都知道我黨強烈反對征兵，反動派對付我的兒子的目的無非是企圖殺雞教猴，對廣大人民進行威脅，企圖強迫他們“登記”，但我想人民是不會輕易被嚇倒的，所以今天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政權。

黨主席最后說：我再次向李光耀挑戰，要他把征兵問題擺出來給人民表決，如果他不敢，那就再次証明了他是一個獨裁者。

另者：於本月十九日，偽第四法庭提控了一宗與黨主席的兒子李耀光相同的案件，即是以同樣的“罪名”重覆提控一位反對“國民服役”之青年蔡和泰，但較后偽法庭判以“無罪釋放”。針對這一宗案件相同而判決又不同的事，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當天再以家長的身份及代表黨向報界發表聲明，聲明稱：以同樣的“罪名”重覆“處罰”是非法的。從蔡和泰的例子中就明顯的說明了李光耀傀儡集團是特別通過李紹祖的兒子而對付李紹祖的。

聲明又說：我們要問，反動派為什麼明顯而暴露、不公平的對付李耀光呢？李光耀傀儡集團對不同的人士有不同的對付方式有何解釋呢？偽高等法庭對這宗以同樣“罪名”重覆提控而是又有相反的判決又作何解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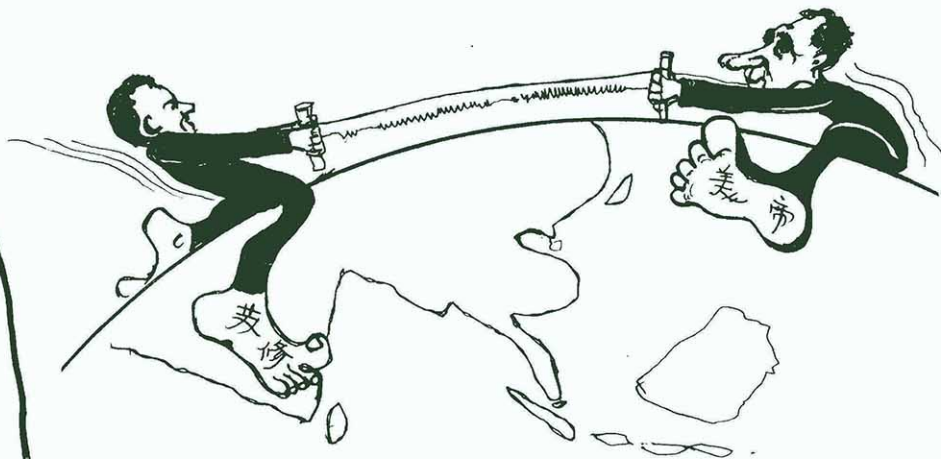
聲明最后說：反動派應立即釋放李耀光，他不應在虛假的、非法的什麼“法律”下而受監禁。

什麼“隨處放炮有罪，16歲以下放炮有罪”……然而不幸的是“共和國”效忠公民畢竟有限，藐視法令的炮竹聲，街頭巷尾，隨處可聞；“霹靂柏拉”激得反動當局暴跳如雷，大肆抓人罰款判“罪”。然而人們清楚的知道，有罪者不是燃放炮竹者本身，真正罪大惡極的是為了鈔票而把人命置之度外的大老板，是壓制中國炮竹進口，袒護大資本家的李光耀反動政權！

今天，儘管反動派如何費力的裝出一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菩薩樣，也掩飾不了仇視中國產品進口的丑惡面目，更推諉不了為資本家賺錢而不顧人民死活的炮竹殺人的罪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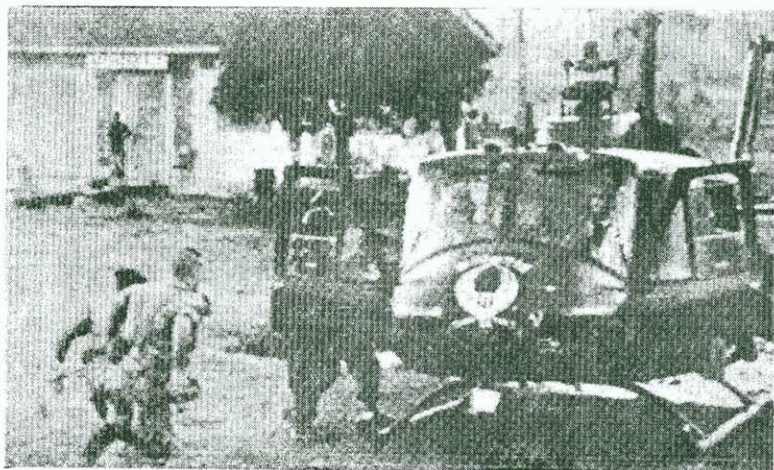
革命的家屬，你們干得對！



瓜分世界，只有枉然。



血債要用血來償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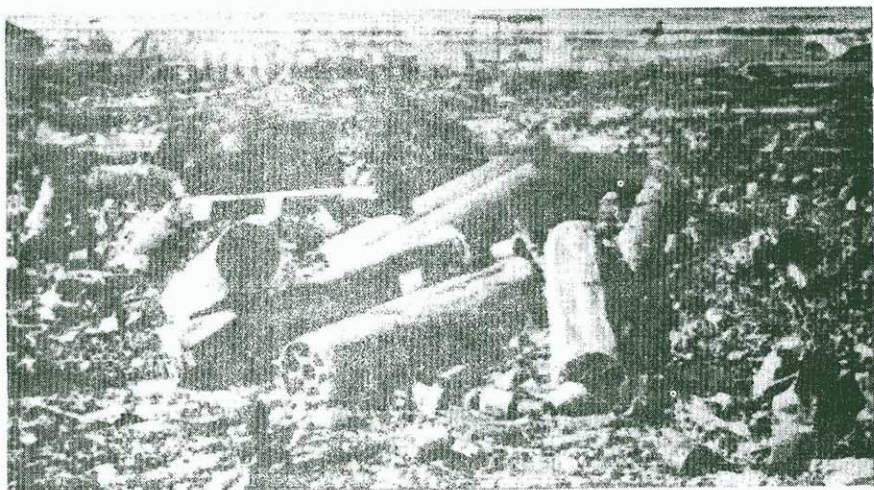
美帝正在印支瘋狂進行侵略戰爭，妄圖從新的軍事冒險中尋找出路。這是美帝侵略軍入侵柬埔寨的一個明証。



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給美帝及其走狗狠狠的打擊。圖示金邊波成東機場被擊毀的敵機殘骸和飛機庫。



美帝除出動其本身的侵略軍之外，它還動用大批傀儡軍。圖中所示即是美帝直升機運載大批西貢傀儡軍入侵老撾的情形。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裝力量炮火的猛擊下，金邊波成東機場的彈藥庫被徹底摧毀。